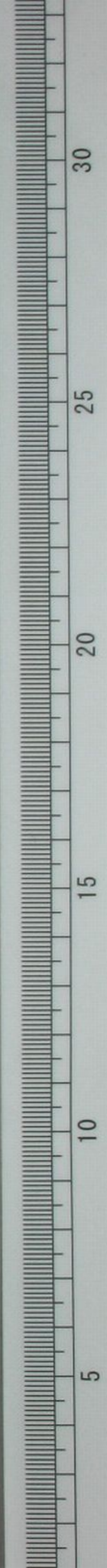


北禪遺草

五六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72
3



文庫 17
W172
3



北禪遺草卷之五

遊石山記

淡海 竺顯常大典 撰

戊申五月余與中谷世繼二生約遊石山期以十二
日會天陰猶豫而發比至大津日已午買舟雇一
擢之俄而天霽上下一碧湖山四敞中流汲清煮茶
擢郎率爾呼曰小人不飲酒而好茶幸賜一碗且曰
湖心之水誠美下瀨田數里近山而汲倍美而宜茶
坐皆愕曰何物擢郎有韻如是驟斟飲之過膳所城
南折下瀨田橋青山邇揖目隨舟移擢郎又指名某

北禪遺草 卷之五

恒菴藏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三好善唐氏寄

010185189592

山其谷中谷生能畫此行也欲以作圖一一記認置諸胸臆舍舟而上即為石山北口逆旅十數家因登八幡屋者樓俯水面山足以怡適心目遂定宿焉浴罷詣石山寺路南而西至樓門雙王像頗蒼古忿怒之形如呵禁塵俗然肅肅乎入天仙之境竒石怪岩參差峯巒層增梵宇竦立其間左詣大殿禮拜觀自在梵誦少時東廂有一室相傳紫式部作源語處周旋臺殿間東北得一亭山水窅濶蓋為月而設也然闌不可入徙倚其傍縱目而還登樓晚食月已升矣乃復命舟南下數里至大日山之下此河水折旋處

正爾月懸長天清流瀰漫放舟乎中流信手而洞酌用試茶芳鮮不可言分一椀為賞權郎則又曰幸勿棄殘葉而與小人明日再煎得以澆飯是其所好倍可憐哉大抵石山多螢每四五月之交遊觀尤多方其盛也群聚水上若相鬪然然逐時稍減且遇月光奪不能顯見余則謂螢火之夥孰與月光之得晴也猶且崖樹翳蒼際如眾星燦爛亦足賞矣夜既過甲興未盡而反登樓尋寢翌十三日昧爽獨興開戶倚檻東方既白霞曳烟披平流如鏡飛鳥度之亦可以怡悅而傍人不覺猶爾勦勦朝舖畢相謀曰舟而歸

取將遊于鹿飛取中谷則志鹿飛從通不已蓋欲以
入圖也詢之權郎曰鹿飛距此十有餘里半可以舟
半可以陸而路不太嶮小人請道之於是裹糧具茶
而舳已發矣至於關津舍舟而徒見數舫繫在岸問
之曰自信樂輸茶如陶器或鬻薪者從此而舫載以
達大津云以故山路頗允往往有店且憇且涉至于
鹿飛鹿飛者峽水東隘處鹿可飛而越也兩厓淺瀨
而中極深然待水至減而後鹿飛之名可徵焉翠屏
千仞林谷幽邃杜鵑之啼響且不絕使人生蜀川之
想南去得叢祠名櫻谷息其廡間而飯焉沿路而反

逆洄至八幡屋則日正午矣朴與二生再詣石山余
則倦不能石山多石率皆礪破類磨礪可以為硯采
二三以歸遺余一卷尋將歸而既已厭舟矣步而出
瀨田之西過栗津歷膳所道大津而入京與二生別
徑還寺則既初更矣中谷生意匠略成往來所觀悉
入畫中尋當拂絹素世繼生雖年少閑靖樂山水大
異乎市井遊冶之倫余今年政七十幸而足猶健與
少壯步趨不後從朴子往還一時雅遊不可以無紀
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蓋自罹祝融之灾目視耳
聽無非憂者汗漫之遊姑所共適也至如石山之靈

即所謂薩埵實報土教吾輩舍妄而歸真尚何區區
懷缺減界是為哉

東山慈照禪寺記

足利大將軍源公義政居職之三十年屬政其子義
尚經營于東山之下而老焉實文明十二年庚子也
十七年乙巳就龜山三會院薙染受歸戒愈益奉佛
崇禪傍涵泳詩歌及圖畫香茶之玩適意物外時則
有真相能藝之倫相與贊襄之至今韻雅之士莫不
稱述至於品香之式設茶之儀率皆以公為口實云
其經營則據連嶂枕廣池集異卉珍木賁之備極丘

壑之趣有東求堂取壇經語名之乃修淨業所安西
方三尊焉其背方丈之室為設茶所又有同仁之齋
以寓伴與吟月之樓以開夜讌弄清之亭以架漣漪
乘涼則有夜泊之舟却寒則有安靜之室其他結構
纏屬不可枚舉既又建潮音閣于池之西南方可二
丈安圓通大士焉面山俯水西南可以縱遠目其下
延可二丈五尺袤可二丈割為數室為安禪所名曰
心空之殿前此五世祖相公義滿治園館于北山壯
麗無比乃三層樓塗以黃金公之經營頗為相擬而
幽逸清贍之趣或有優焉始欲以銀裝閣不果而已

然至今海內並稱北山金閣東山銀閣云公以延德二年庚戌薨遺命為寺號慈照從其廟謚也亦如金閣之為廉苑寺也因追請正覺國師為開祖使寶所財和尚住持置公像東求堂世世奉其祠相承數代一旦豪貴者假居而不反幾且替絕明叟西堂以其系嗣苦訴之公府遂得復舊爾來紹繼不絕而潮音閣東求堂歸然獨存它諸所營構久已廢泯不可識惟弄清亭以會香所故傳其法者圖以遺世其風流可思已寬永中典膳局宮城豐嗣者捐財營構方丈屋宇尋又脩葺層閣以資父冥福其功存焉迄今住

持新州西堂亦能繕治存古堂閣之間肅肅如也其池比古蓋縮矣然周迴數百步岸沚渚丘水匯環其間碧樹影之湛湛然泱泱然厓水奇石攢列或起或伏或橫卧為橋步轉而境換視暢而神怡皆古之遺愛也今茲八月正當明叟西堂一百五十年之忌辰乃慨慷乎古今變遷之故因欲作文紀所由以喻後來也以謁于余余嘗以為足利氏之霸海內也二百有餘年可謂盛且久矣今問其業一無遺者所謂室町之府唯聞其名獨北山東山二閣巋然而存焉稱洛地攬勝之最四方來觀者比比不絕是豈非以蘭

若而有之僧伽而保之故耶比夫李氏平泉之莊相
去萬萬哉然則其喻後來也何如曰在法法而克住
持而已矣寬政元年己酉七月

慈雲山龍興寺五百羅漢圖記

加藤信清以法華經文字畫五百應真像凡五十幅
幅十人陪侍者不數內之堂閣林几百器具外之雲
霞巖壑泉池草木鳥獸之類各殊景象備狀態焉而
其下毫也眉目鼻口髮毛身體衣服暨手之把物足
之穿鞵凡一勾一畫纖如綫微如塵者咸連文圖之
雖瞳子亦以一字充之它堂閣之結構林几器具之

制雲霞之絢爛巖壑之粼皴泉池之為川為波鳥之
羽獸之毛草木之有葉有花畫無非文字巨細隨狀
縱橫用勢互其脩短變其撇捺尖尖紛發簇簇相擁
而其施彩也肉色以至滿白滿青及泥金類皆蠅頭
字聚以盈之無有徒塗沫者然而一幅內布置得宜
六法頗具挂而對之宛然丹青不覺其用文字逼而
察之或照以眼鏡然後瞭然分明次第可讀也誠古
今未曾有之技哉信清江戶人小字榮藏為府中小
吏為人貞介慷慨好義善劍術手搏嘗周遊四方試
其技蓋少抗者云性好畫能之既而以為鳥獸草木

類我能貌之敢與衆史競長乎不若貌佛之為德也
既又以為經稱書寫功德吾與以畫為畫不若以文
為畫之無功鍾德也其始為也有夢感之自是用筆
莫不如意屢貌佛菩薩像以修多羅文既而又聞五
百應真之施靈於世也欲以妙經文悉寫之顧家貧
無資苟募化取諸人又非其志適與龍興陽國和尚
遭遇言其志和尚謂曰夫立志易而難生財難而易
子力為其難者我其儉衣孟儲羨稍稍資助何不成
之有苟成五十之幪置諸吾山不獨希世之珍不朽
盛事乃用斯勝因溥及見聞使締三願三善之緣豈

不誠法界之一大善利哉信清於是發願自誓五載
遠妻子齋居孜孜繪事惟勤凡幅用妙經文一部有
三四卷自謂未嘗遺一字錯一畫未嘗覺困倦此蓋
為有神助又間遇奇異然不敢以詫人比及三年已
成三十餘幅別作迦文文殊普賢一幅每繪事全隨
以裱裝成軸其歲為寬政三年辛亥余以公事來江
戶始詣龍興和尚既退嗣子天啟長老繼住適屬齋
筵畫出張俾得瞻禮實所耳未聞目未見者一觀但
稱嗟嗟而已又語以其為久先是某侯方擅權勢愛
其畫悅其才欲延致諸門下施擢榮之恩信清辭謝

終不踵其門及侯之黜處錮也信清獨往弔問以此
可見其秉心云旋遭信清來謁觀其周旋察其言論
果非凡庸聞其歲業五十有八猶且行健不息其業
亦日以進聞者聞五十之幅幾將成矣長老請余記
其事庶幾乎弘之世俾聞而知之知而傳之豈小補
云乎哉龍興父子勩志孜孜儲衣孟羨能成難成雲
標霞錦以莊嚴應真化境其功亦可謂偉矣龍興在
江戸之小日向山號曰慈雲其地爽塏開殿與富士
山正相面矣乃今應真化境內秘而外見弘濟之德
昭光之瑞靡不周徧者又何待余記為

慧日山東福禪寺轉法輪藏記

慧日之山輪藏之殿成矣住山熙陽和尚屬余作文
以記之余嘗以為凡伽藍之制所變三為唐為宋為
明三者變于彼而存于我人徒以所宗異而不知其
以世變也上宮太子所創固先唐矣受于唐者如諾
樂七寺台密繼興是也受于宋者如五山十刹之在
東西諸濟洞叢林是也而黃檗一派實受于明矣伽
藍旣然至百制度隨遷隨替磬之與鈴名存而實異
乃至魚木鼉皮與梵誦交和則它可知已彼受于唐
者猶有一二存舊構受于宋者至今歸然而全獨慧

北極通草 卷之五
日之山為爾，其它與世推移，兵火喪亂，至封域削基，兆失者，往往有之。雖非以是乎厚薄，開祖德業，然不得不傷其墮壞，而歎其儼存。聖一國師，涉勃澥，入宋，登徑塢，承圓照，載大法，以歸闢。茲山丕振宗綱，峻宇崇殿，廣廈修廊，凡所應有，莫不有而一取，規畫於彼，與彼無以異也。當是之時，東西鉅剎，略靡不相若，而此獨巋然。在今者，抑勝緣所鍾，不可思度者耶？且夫祖宗創業乎上，子孫續緒乎下，保護修治，致不騫崩，苟為不然，即不遘世替兵火之患，詎能久乎？況於中絕而再興者乎？則吾於斯殿也，不得不記焉。大藏之

本變者亦三，曰卷而摺，而葉此山所藏，則宋本之摺而尤善者也。國師曾孫剛中，柔禪師住，日向之大慈，嘗選十僧，使適元，求大藏，閱三載，獲二部，而反。永和三年丁巳，歸一部於此，造殿以安焉。既而殿廢不復作，架在佛殿之內者，幾二百年。云初剛中創，即宗院于此山十傳，而至桂巖芳禪師，嘗慨以為伽藍，如是其具矣，而藏殿獨亡，缺典莫最焉。於是發志興造，孜孜節儉，抽衣孟之資，月儲歲贏，業未就而戒化臨末也。名高足，熙陽育龍河禎，叮嚀囑之。二公受命，拳拳服膺，不敢怠忽，蓄積餘業，以子為母，倍蓰千萬，遂

以寬政壬子之秋，僦其功土木資始，蚤夜程督經營，為亟材簡其良工，極其功越明年成，結構輪奐層覆，翼如也。以某月某日，迓金文藏焉。寶函四繚，樞軸中轉一式，刑善惠大士之法。前安大士二子侍側，蓋用三聖寺故像云。左右之隅，置剛中桂巖二禪師之像，奉其祀焉。不忘所由也。先是山有梅檀樹，乃國師自海西所移栽者，近枯矣。因用其材刻五百應真小像，分安左右，可謂至矣。盡矣。於是乎伽藍備矣。典刑全矣。顧夫創業固難，續緒亦不易。剛中不得桂巖，桂巖不得二公，豈有今日。故曰：吾不得不記也。或以為吾

教外之傳，奚屑屑於斯為。則是不知言者矣。夫所謂外者，非外乎內，所謂內者，非內乎外。獨不見少林祖之以楞伽授二祖乎。且如涅槃所言，若人聞說大涅槃一字一句，不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聞相，不作佛相，不作說相，如是義者，名無相，相苟能於是默契，則知吾教外之傳，昭昭乎輪轉之下矣。是為記。

仁正侯竹軒記

辛亥之春，余以公事來江戶，屬仁正藤公述職在焉。辱以駕從，見邀延入曲屋，驩如舊相識，矚其庭，則植竹十數个，猗猗如也。它無所有，乃以此名軒乞余。

北極通章 卷之五
作記都下邸第之盛百千何限莫不有珍館華棖之
構園池動植之觀獨公以斯竹也以斯軒也使余記
之是其所記不在事而在意也明矣蓋夫竹之為物
直而秀勁而理內虛肌淨節固幹暢其為枝也颯靡
雪撓不屈亭亭之本其為葉也新生故謝無空青青
之色其陰蒨蔓可以庇久其風清冷可以祛煩凡皆
君子所資以比德者非耶今公在奉朝請之列受成
事而已無所參與乃以暇日孜孜好文學閑靖典雅
交及吾方外是其志可尚所樂可知也人孰無好好
其可好君子之好也孰無樂樂其可樂君子之樂也

仁正之封雖小裁戶口不下千萬數上之所好民從
之君之所樂民樂之則夫蒨蔓之陰以庇久清冷之
風以祛煩豈復不近取譬乎厥德自身而家而國或
波及四鄰則仁正之封豈復為小哉斯余之所以不
辭而記其意也

對馬重建

神祖祠廟記

東照神祖之德業休烈赫赫在億兆耳目不復狀也
常也嘗讀久保氏所著三河世譜乃知奕葉樹德覆
蔭臣民所由誠深且固也猶疆場瓜瓞之詠公劉宣
父耶方足利氏之亡也群雄競作四海瓜裂恣其鋒

北極通章

卷之五

七

恒菴藏

北神道草 卷之五
一
鏘更相攻奪勃焉興忽焉亡遂一併於豐臣氏而竟歸吾神祖天下始定矣夫豐臣者以暴易暴二世而滅乃神祖則以仁易暴時而後作是以四海翕然從之干戈弭息上翊天朝政教大行至今二百年如一日焉且夫豐臣之暴莫暴於伐朝鮮二國之民糜爛幾盡神祖之仁莫仁於和朝鮮二國之民永受其賜何則自古列國未有善隣而不存不善隣而不亡者也而矧堂堂國朝東西相並烏得相睚眦而相保永圖乎哉宗氏之有對馬代久矣其於朝鮮一葦相航利澤相關未嘗有背憎一旦從豐

臣之暴勢不得已也及神祖之講和也乃復辛勤周旋解不共天之讎合勿爽之盟其庸亦偉矣以故閱閱上進世掌北門管鑰通公閉邪二境以安歲時行李往來慶弔修其好貿易達其利亦二百年如一日焉神祖之廟列國不悉有而對馬有之豈苟而然哉初猷廟時賜神像於拾遺義成則奉而廟之蓋壯麗云既而災屢欲改作不果權奉安諸萬松之院至今拾遺義功與群臣胥議以為既廟中廢非射則慢是非所以酬寵靈也非所以祐邦家也遂奮然命事改相攸府城之西一里而近拔其柢

北神道草 卷之五
一
五
藏

械允其行道亟其經營已而告成矣其地夾塏連峰
而擁前以軒豁殿堂門廡翼翼如也肅肅如也而工
力不厭費輪奐不嫌侈壯麗不減舊皆出於奉先之
誠矣於是具其圖狀遠謁于常作之記夫神之在天
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逞而不在故鑿井得泉而不
可謂水專在是也是蘇軾所嘗言雖然有井而後水
甯沸焉有廟而後神感格焉豈况乎對馬之有廟非
苟而然也興復之躋良可記也繹思前列享祀弗忒
上下靡不受其祉詩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書曰與
國咸休永世無窮其在斯廟與其在斯廟與謹記

佛菴記

佛菴之奉佛也圓扉之內淨壇之上奉安圓通大士
銅像長可尺五寸慈顏端坐一瞻知其非凡作右手
下垂左手持蓮莖長抵地縮髮無冠飾所謂白衣觀
音相然無衣有裙又有出山如來像塑造之形極羸
瘦筋骨畢露而神采屹屹使人肅然起敬乃問其所
由則曰某甫十三歲好吸烟多聚烟筒巧制盈箱一
日過店上觀新出之管黃金彫鐫備極精妙其價五
兩云一見心蕩歸而白父乞求購之父呵其癡弗許
而歎羨之心無已既父謂之曰汝若獲此絕念其餘

吾許之乃固約與金喜而從一僮趨店途經古董鋪忽睹斯像而心復欲之問其價則亦五兩云然無計可辨舍而去之於是歆羨之心交戰於胸及近于店決然自省世寶孰若法寶回步而到嚮處投五兩購之鋪人亦驚其捷快既允重不能扛遂買肩輿與像載而還家奉安焉蓋其之歸佛是為權輿凡家溝災者六雖重器多不得躲而此獨存焉如有冥祐然有吉祥草座款識唐國沙門克梁造七字明和之災誤遺失之因新裝如斯又嘗夤緣蠻客閨失及者乞求獲天竺佛像啗以貨前後行賂種種方便歷歲得輸

送是出山像云樓上則置達磨大師木像手持隻履迴顧而立衣裾偏反兩脚貼地長殆三尺竦然不倒極巧極古威靈可畏亦非它所睹先是東睿法王署南無佛三字賜之嗣王又賜南無佛菴四字因揭以為號所奉持經有明本法華字畫鮮麗黃檗悅山為題為跋副以普門品間圖大士應化者一卷亦與世所多有異撰尤見佳妙其餘經傳有干涉觀音者皆為集蓄它有應真圖古德真跡遺像不可殫紀又有加沙石磬金鈴數珠鉢盂拂子如意禪版類種種不一然皆來歷不苟凡法中所宜有靡不具

有又好梵書能之其緣因子佛如是又有奇僻毋論
書畫至百器玩每見殊制詭形天然成奇狀者無不
購求有天造椅子自然石龍石鈴木魚它可知矣又
獲獅尾金毛閃閃可為拂子誠希世物也其所居窓
扉架格皆用奇材湊其巧而左右前後莫非珍異視
者驚嘆抑得無玩物喪志之譏耶雖然比諸世之耽
聲色極飾浮靡者相距何如也乃聽其所以自謂則
曰吾固凡庸無始業習豈無六欲之惑乎內哉姑且
以此易彼自誘自適是其淨兮依他庶幾有庇於諸
聖之方便度哉若夫以玩喪罪我與他無以異也我

將何辭是其志可知已且其為人磊落無所拘吝或
知寺院什器所由或遇人之干請有故輒施與無惜
也嘗鬻一莊購大藏經經九載閱覽略竣聞其本原
出於某寺從而喜捨之又嘗刊法華文句施之以便
學徒屢遭祝融所失亦多而坦懷處之不屑也亦見
其秉心有異乎人矣近與余相識一日見邀乃隨所
觀略記如斯佛菴名蓮字景蓮姓中村氏七世祖某
頗有功於開國之時自三河徙于江戶隸于官司
薦席事具載家譜不復贅云

秋香園記

海內諸侯一歲就封一歲覲在都下在封者雖骨肉
不得越境相見在都下者亡論骨肉諸所以同好同
遊者交相來往講論以成其志凡四方之士自經術
以至於百伎藝苟遊聲譽者皆輻湊都下以投其好
凡四方之產適口稱體供視聽之玩者皆輸送都下
有其所無而無所不有以故都下之饒海內無比並
諸侯率皆以都下為家云而其邸第之盛大者十里
築為山鑿為池有廣衍者有壙蔓者珍卉奇木崇臺
綺館人工代天極其壯麗然封有小大方有遠近地
有肥磽歲有豐儉末侈而本耗用衆而生寡者蓋亦

有之其或驕奢不檢下者非所論也宮川侯之第在
牛門之內乃近所替賜者其地狹隘無喬木臺池無
有遊觀廣覽之美公獨愛菊植之以秋香名園夫菊
之為物尋常間可貯數千株其榮枯可一歲而更然
千態萬狀摘錦布繡至近世滋甚爭出新奇以相矜
誇公獨取黃者餘無取也在昔朱遜之有曰菊當以
黃為正餘可鄙也蘇子瞻嘉之以比較蔑之一言有
旨哉今公之旨豈特據朱氏之言者乎月令紀黃花
而菊通鞠則其所由尚矣公賢好學在坤之象曰黃
裳元吉文在中也黃固中之色色在中而氣聞于外

夫是之謂秋香之園

黃雪園記

仁正公之居第宅也植竹為園屬余記之已而以竹不宜地易以桂又謁記於余竹之說也向既詳之以比公之德焉今夫桂也柯葉不渝冬夏常綠固與松柏同節而有花有香歷世珍之存于書策公之以此易竹固有以也然其宜地與不宜抑亦有說焉先王之制禮居山不以魚鼈為禮居澤不以鹿豕為禮因丘陵以為高因川澤以為下是其所以居順而守危也士君子學先王之道欲以脩諸身而施諸人古今

邈矣東西逝矣上之所令奉承是謹道有可行有不可行可行者身之不可行者心之心者內也身者外也外者可見而內者不可見也夫是之謂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中庸有言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嗚乎斯獨可與公道而已因記以及之

近江肥田村薩摩氏新井記

民之所生活莫要於水火而其易得也亦莫水火先為雖然舟浮大海四面皆水不能入口鹹也洪水襄陵人皆上屋而號渴濁也則又不如火之鑽燧輒出

也况有其性之宜人與不宜乎若夫管子論列國之水而及其民性呂氏論水而及民病淮南子則論水而及穀物易牙分淄與澠蒲元淬劍去漢而取江水之關萬物亦大矣不可以易得而混之也近世有穿貫之法其法掘地而及泉然後用竹竿通節末裝鑽槌而穿之竿絕則接直到水府則信上矣於是放鑽水忽沸騰滿井或流出為溝往往作此以備旱暵便之薩摩政武世居江之肥田村中皆用流水屋後分通一溝非不便也不無汙濁之患屬者政武挖一井於屋之南用穿貫法僅丈餘而得水清冽不可言肥

田固有一井稱名每雨集行潦四流井獨屬沸判分清濁今以薩摩氏所挖權而試之此輕於彼云乃其清冽可知已政武來京請余記之夫水也者生民所要百穀非水不育飲食非水不調四體非水不淨藥物非水不和管子不曰乎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治於世也其樞在水老子不曰乎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是故大而天下小而夫人皆資於水以成其德者乎是以自古忠臣孝子其感驗見於水者不一而足政武之父一空居士余姨兄也余嘗病養於其家之後軒今之所

挖乃直其西余詳其為人孝友天至朴而信儉而惠且信佛參禪平昔持誦雖僧伽不及政武克家能承父風鄉稱善人今清泉之出殆積善之慶非邪吾佛亦以水匹性不曰菩薩清涼丹遊於畢竟空眾生心水淨菩提影現中政武其鑑於斯乎亦能可謂承父之風矣

鳴海小山園記

鳴海下鄉氏者實尾張之素封也細根山數百頃之地皆為其有先世歸禪濟洞諸善知識皆締交親炙造一菴於山號寂照奉圓通大士像乃定朝所作又

有出山釋迦像又有佛舍利林丘寺宮所賜樂山向造寶塔藏之並真諸此扁圓通閣不閣而閣之者崇大士也閣後有湛然菴安西行法師手刻觀音像置大般若經六百卷歲請清衆課誦無怠門曰迎青而到處扁題皆諸知識所筆也山不甚高有平坦可眺者有幽邃益靜者所遊觀不一而足名寬字君栗者號樂山居士頗有文好事與余相交因以小山號之擬淮南徃徃取其勝命題蓋倣摩詰輞川之詠不幸早亡景雄嗣之亦能貞純克家屢請余一遊余比年有江戸之名每徃來鳴海寬政己未五月約過其

地自有松北轉數里主人出迎紫迴山路恍覺與濁
穢隔南有大將嶺乃織田信長所嘗陳處其西大海
浩蕩波濤而多度朝熊蒼茫乎烟雲之間北則藍原
猿投山諸地環擁之而御嶽迴秀于雲外矣東則參
信諸山迤邐相連優遊半日得尋勝究幽尋到扶翼
亭供給傍有蕞芮三兩家皆為下鄉氏雜作戴之若
君可謂太平逸民哉景雄乃請余作記兼賦詩以題
諸勝夫處富貴者必有榮利之累無榮利之累者必
有貧窮之患無患無累者其唯素封乎素封之樂君
栗既知之今景雄嗣之其樂曷如聞恒把鋤耰結草

鞋以種植為樂其亦庶幾乎余雖不敢比摩詰之撰
亦得共半日之樂聊識其梗槩如斯夫摩詰亦深于
佛者也景雄能續先世之緒則圓通之閣湛然之菴
其亦可以言吾樂矣

書燈記

世有遠州燈者遠江守小堀政一所創海內莫不用
也其製圓欄張紙以籠燈分半為扉開之匝轉而齧
于後為柱凡六左右則相重為界上二輪亦相重下
則圓匣以植三柱合一抽以貯燈心圓外為闕輪箍
承扉可轉也中間鐵條繫左右與後架小圈用安燈

北禪遺集 卷之五
蓋焉上輪槁著鐵鉤可提也昔者吾宇先生用為書
燈乃去中間鐵條立一巨柱闕如二柱銜短衡上下
自在衡端以架燈盞偏重則澀止其低昂以隨看書
寫字之便也先生為文記之因嘆匡衡之壁車胤之
螢孫康之雪江泌之月畢誠之薪皆不如我之有燈
而我之有燈乃終於有燈而不如彼輩之終立身著
名哉是其為慷慨奚若也太田見良嘗謂先生曰比
歲儉米貴吾與君等所尤病也先生曰吁一掬之米
可以并日而不餓抑何所病但米貴物從之乃使油
貴是吾所獨病也先生之志於是乎可知已

前住德禪朴州座元行業記

公名宗拙平安人姓小篠氏為桃井播磨守直常後
胤其祖其實為梅溪家子來繼其家父為備中亮直
治世官 朝廷母藤木氏以元文五年庚申十月十
七日生公少給仕庶苑寺無聞和尚因請出家父母
不許然慕脫俗之行不欲在塵比十七歲母懷妊卧
病漸危醫治不效喚公告訣聞之如箭攢心輒誓祈
觀音大士以身代死以為生死相易斯乃非自在之
所以為自在耶決志登金閣精誠禱念及三日母忽
感大士之應現病愈安誕無碍爾後妹某亦病而喪

明母悲之百計盡術無功公亦悲母之悲復誓願大士之慈救懇祈累日一夜妹目痛劇尤苦至翌日頓爾開朗母喜奔而至寺以告於是公出家之志益切在寺作業無以異僧也及二十五歲遂許使就無間和尚剃染其父母亦歸依真乘無懈偕正念令終世所不多有此不復煩記公自是專一歸念大士精修不已嘗暗夜寢房恍見壇上千手觀音像供養莊嚴歷歷在目前復有青蓮數莖開敷而開目無見閉目歷歷如故抑亦奇矣天明壬寅改籍大德遂來江戶住善昌院乃谷中龍興山臨江禪寺支院云就臨江

檀越神田宮本氏感得千手大士古像因加莊飾安諸善昌院檀越袴塚氏女十四歲有痼疾憑公有愈因為經營一新實為善昌中興陞位德禪嗣法田龍和尚公先是參禪桂州東嶺二公然欲修善彰志日夜歸念大士專勤靡他嘗就根津昌泉院大僧都實心授千手密法精修千日其間有奇異事爾來頂骨高挺視日猶月靈應益熾四方歸敬凡服香水者惡毒和二便俱下靡不愈疾加賀祐仙太夫人困疾多年坐卧反側目其病端殆十數症蓋宿殃云適聞公事歸依乞拯公更祝禱施香水已而便利深墨間有

麤腦氣累年藥毒無蘊中罪障俱蕩滌者也凡諸所
患稍漸平愈太夫人於是愈益信敬日月魄問寬政
戊午疾復作公為持咒禳禳遂以五月二十三日端
心而終蓋業果所感可惜也其間奇異事不欲盡言
喜捨遺物累百公用築土建石浮圖高二丈七尺頗
為壯麗以追薦太夫人其福云公嘗自謂曰吾固無
德無智凡所獲靈應皆大悲神咒之力也而至其神
力之妙雖經所說未能以盡此其精練可知已抑非
夙植德本何以臻此寬政己未余客江戶與公所居
相近而夙昔所親數數來往其徒宗鎮請余記公行

業余以為神咒之流布宇內人莫不誦持唯是駸駸
泛漫終身不見其驗皆以為不及經所說其敝或至
以經所說為虛妄此則人之虛妄也非經也夫人之
所愛莫最於身舍其所最代母之死公之立志也如
斯初心不退精勵三十年猶一日公之修德也如斯
謙虛自居清廉自守公之不事利事名也如斯此其
所以與悲體慈意五觀五音者冥相吻合而神咒之
力於是彰焉今宗鎮所請庶幾足以弘大士之慈旌
神呪之妙解夫虛妄之惑矣豈獨揄揚公之美乎此
余所以不辭而記之也公今年六十歲抑將來之功

北禪遺草
未可以測也

北禪遺草卷之五

北禪遺草卷之六

恒菴說

淡海 竺顯常大典 撰

余私以為恒也者心亘天地而不易之謂也蓋晦明寒暑天之易也而有不易者存焉陵谷災變地之易也而有不易者存焉小人稟形天地君子稟心天地是故富貴利達小人幸而君子否貧窮患難君子安而小人否是故行險而徼幸其心奚能恒居易而俟命其心奚能不恒是恒之義也易以名卦而孔子屢稱焉今履仁以名菴意其在斯乎履仁清介自守無

北不遺草 卷之六
所汲汲無所戚戚居一室左右圖書將以終身焉然則恒之為菴亦寄耳尚何論於屠蘇之與夏屋乎哉吾亦以吾佛之說請且大之夫成住壞空之劫奚翅天地六道輪環之際奚翅富貴患難乃吾以泥丸之心處之空不碍有有碍空於是乎無恒無不恒履仁固通儒其將不河漢吾言矣杜撰其說貽之

惟善堂說

天下之生二曰富與貧天下之行二曰善與惡君子重行故生之害於行者弗為也小人重生故行之害於生者弗為也是故為富不仁為仁不富陽虎言之

孟子誦之其心則反矣雖然天之生物豈以仁與富為相反哉故君子之富順天者也小人之富逆天者也逆天則亡順天則存固其理也其或不爾所謂有命存焉命者君子之所獨知知斯安矣斯利雖不富猶富也余在江戶與三太復往來視其為人貞介克己事母孝業繪事而不競多售與母居間里奉養自足盤礴丹青間山水草木之景率意所知則其所居豈不優然寬且假乎哉乃以惟善名堂請余說之語曰惟善以為寶惟者無它之謂善以為寶非以善干寶也其為寶不亦大乎太復春秋猶富業日益進天

北極遺草 卷之六
之報施善人抑未可知也

宜雨軒說

島稚節居淺草造後軒僅容膝名以宜雨謁余作之
說夫淺草官倉所在諸官吏受歲廩者率就鬻之傍
有九十餘戶隸于官而筦其糴焉亦各有所屬為時
其有亡假貸以米為償以故每倉發百千輻湊藁包
丘積金錢翼飛斗斛權衡筭簿券契之類紛綸不可
勝言稚節即其人也稚節固受父風有志于斯文其
詩尚元白蓋讀白氏養竹記而心悅之耶植數竿當
軒檀欒遂有宜雨之名焉凡人之業莫不好晴而惡

雨宜乎雨者唯閑與靜已稚節業既如彼則夫斗斛
權衡筭簿券契之類雖平居能恬然乎顧獨以其餘
力從所好伴與一軒唯此君是對則閑之與靜固其
宜也竹之為物毋論白氏所言其值雨也颯然成聲
洗然成色不亦相宜乎嗚乎竹不自宜而宜之在人
乃以閑與靜徵之矣雖然閑與靜豈徒哉其亦有所
為矣稚節勉乎哉

妙足居說

梵所曰兜率譯為妙足梵所曰娑婆譯為缺減缺減
之與妙足相違遠矣雪岡上人身居缺減以妙足稱

何謂也夫顏淵之簞食瓢飲原思之甕牖桑樞張仲蔚宅蓬蒿沒人陶淵明環堵不蔽風日此皆以可足之才居不足之地以不足而自足者也苟非有所樂於內而不外慕者能如是乎雖然彼遊乎方之內者未可以吾妙足論也若夫心包三界識含萬法迷之為缺減悟之為妙足而所謂彌勒樓閣可彈指而入也雖然口之則易心之則難苟口而不心則於夫有所樂於內而足於不足者獨無所恥耶故吾伽文臨末也丁寧誠曰比丘當觀知足則是富樂安穩之所知足者卧地上猶為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上亦不

愜意然則知者足之始也妙者足之終也上人之意蓋在斯乎作妙足居說贈之

鑑齋說

鑑者鏡也人之不可無者也凡好惡正邪之在彼者得目以定之好惡正邪之在我者必用鏡而目從之雖然好惡正邪之在我者形與心奚如也其將無所鑑乎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宜鑒于殷駸命不易豈直天下國家云爾哉聖賢之道載在方策豈非昭昭乎千古哉千賀伯寧名其齋以鑑請余作之說余復何言且述以子思之言曰莫見乎隱莫顯

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齋乎齋乎是其所以自鑑者非耶

吉為齋說

語曰吉人為善維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維日不足夫善不善人之行也吉與凶行之應也指為吉人凶人者抑言應之疾耶仲用生于千賀氏出婿谷邊氏並皆隸于醫官而有食祿仲用少不好戲日孳孳學術夫先業而後食者不得日孳孳先食而後業者動流於放惰仲用勉乎哉君子乾乾惕若何論食之先後也向者請余名齋以吉為既又作之說遺之云

冰齋說

南部北條生書問於余曰僕遠離桑梓遊學江戶二兄尋皆亡於家誰侍奉膝下於朝夕者每一念至百感攢心搖搖如懸旌云以冰名齋自警請師說而張之所賜多矣余悲其志也書與之曰今夫凶人為不善寧不若就木之速也乃吉人為善弗壽何成人唯知羨壽不知保壽舉觴稱龜鶴何益於壽壽之所以保其在慎歟以冰自警慎孰大焉夫昏定晨省孝之始也立身行道孝之終也唯君子為能令終吾子所遊非學歟最哉夫復何言

尚古齋說

尚古云者，所尚在道也。蓋孔子自稱信而好古，又屢嘆今之不如古矣。况居數千載之後，若乎道之有古猶水之有源，植之有本，本固而末昌，源浚而流廣，流廣或失其源，末昌或遺其本，豈能永久之道乎哉？夫道與天地並古，之聖人體之以立皇極，以治天下，以教萬世，則諸子百家皆莫不是由而於末也。或不能無所失，而况與世推移，滔滔不反者乎？是學道者所以力尋古也。雖然，生數千載之後，學數千載之古，必也土型之食，土階之居，而後為可取，在流而不失源。

在末而不遺本，如是也耳矣。因幡小侯以尚古名齋，請余為之說。侯為人恭儉，志于道，孜孜好文，不倦。在今之世，實所希見。即尚古所名，豈齋而止哉？其德必行於邦人，人將以侯之所尚尚侯矣。

邀月堂說

飛驒田中某新作室屋，乃介館樞卿求余顏其堂。余以為顏者，所以紀其所也。夫飛驒，余足跡所未到，况於其堂，安得推而紀之？無已，其月乎？月之為賞，千里維同，有幽與而成趣，有浩蕩而聘望，其於人也，或雅或俗，或茶或酒，皆藉月以翕樂焉。其相邀也，乃所以

邀月也。昔者馬子才作邀月亭詩，其所述焉往而不有也。又吾寒山子偈言：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則以月比心，月之與心，果不可說也。果不可說，則其樂亦不可涯也。幸田中子其鑑乎。此我寬政庚申六月廿七日走筆與之。

龍吟開山佛心大明國師靈光塔碑銘

昔者聖一國師開慧日之山，弘龍淵之傳，吾禪之興勃如也。乃與大覺之在建長實膺千光祖師之識矣。於是乎萃一時英邁之士，猶蒼蠶也，猶梅檀也，如大明國師其尤較著者也。謹按行狀，國師諱普門，號為

無關，信濃保科人也。姓源氏，其母夢踞富士山之頂，面東吞朝日，覺而猶見白光燭室，尋有娠。至五月，呱呱聲聞于外，經十有二月始生，生而有齒，目三角而重瞳，耳復重輪。七歲，母提攜適越，後投正圓寺寂圓法師，乃師伯父也。十三，圓顛習教，卒暴逢法師之譴，還于信而舍鹽田。日趨講肆，力學適病，執舍主忌之，出茨于野，獨卧呻吟。夜二犬來，一白一黑，分蹲于頭足側。師意將噬我，然不能動，頃之有狼群至，二犬吠逐之，再夜亦然。三夜狼先至，數倍于前，勢已迫我。二犬俄來，盡逐之去。黎明，犬猶在傍，舍主來問異之。

師語其故舍主驚曰公定非常人為背負歸家二犬
從行須臾不見於是殷勤看養病差謝去後反于正
圓法師詰問教義見其有進也容之後遂付寺事十
九禮長樂釋圓朝公受菩薩戒研窮顯密二教聞聖
一國師旺化京師特徃從之咨決心要日臻玄奧凡
五載還于越詣華報寺寺主本智法師忻然讓席革
為禪叢居五載年業四十矣慨然自謂大丈夫豈須
盤坐一隅以為究竟地乎遂航海入宋參珏荆叟於
杭之靈隱挂搭堂中一日徃淨慈謁倫斷橋橋先夢
一蒼鷹巢于左肩手承之俊快可愛翌日師至侍者

不通偶見橋過廊間進而禮之橋指師曰向所夢幾
是乎延入宗鏡款接舉眾愕然自爾日月親炙遂蒙
許可景定二年四月橋遷化付法衣及自讚頂相師
遊兩浙叢社十有二載東舶而歸屆薩之河野住二
載入京省于慧日乃分座董眾旋有補席之命固辭
而出抵鎌倉龜谷長老某請居前板亦不就去而住
越之安樂寺尋遷正圓寺凡五載眾滿千指寺有古
木十株忽生大耳如菌可食以供眾皆足隨取隨生
及師之去因不復生云又旋感熊野權現之靈事詳
行狀師既周旋越之三寺以故北郡靡然莫不嚮化

既而聞慧日和尚示疾彌留特來定省衆議欲俾補處遯去之浪華住光雲寺衲徒趨風泊教律鉅匠傾企者衆及寶覺禪師退慧日檀越藤丞相實經劄請領住持事十有二載文應上皇居龍山之宮宮中有妖多遭魅惑上患之詔南京睿尊律師讓之尊率二十僧晝夜修法既經三月而妖如故或投磔護摩之壇有奏師德望者召而問之師對曰世典猶言妖不勝德矧釋氏居之何妖之有上壯其言勅有司俾師入居宮師唯率衆晏然禪坐而妖自息終不復起上大悅乃傾心宗門執師資禮而受衣鉢因

賜宮為寺即南禪寺是也賜奎翰誓曰檀度無渝歷千萬劫紹隆法門云爾丞相藤公家經丞相藤公實兼一時公卿申弟子之儀者太多正應四年冬師示病于慧日方丈諸醫皆謂不治上皇私謂宮妖之銷非必師獨任其德今其生死之際可以驗平昔所蘊於是駕臨山門駐蹕累日親視湯藥事十二月十一日藤公家經入寢問候師謂曰吾今日將行特遲相公來而延在明日行矣十二日命搥鼓集衆告別其以頂相乞讚者一一應之筆殊道健至中夜更衣加趺上皇請遺偈手研墨泚筆與師師欽接即書

曰來無所從去無方所畢竟如何喝不離當處置筆而化世壽八十法臘六十二闍維收靈骨塔于山之東北曰龍吟菴 上皇歸崇益厚親讚其真曰叢林老作人天眼電卷星馳追也難三尺竹篔三尺鐵未曾動著逼人寒嘉元二年勅謚佛心禪師塔曰靈光元亨三年加賜大明國師越至寬政二年庚戌實丁五百祀之忌辰龍吟之支曰南昌者熙陽育主之曰即宗者龍河禎主之於是胥議欲修葺殿堂莊嚴祭筵摠追遠之志酬垂裕之慈而靈骨所藏在菴之北可三十步頗憂阻隔因北拓靈光丈餘定宅兆將遷

焉往穿窬所果獲石龕中安金瓶靈骨存焉恭昇至靈光之下改崩焉極其牢固上新造塔廟安真像儼然儀具矣以初地為置香燈所且宜立碑其傍而歷五百載未有也熙陽和尚見今住本寺以與常有列刹之好需作文勒之常雖不敏誼不可辭竊嘗以為國師蚤窮奧於慧日之室晚鍊精於淨慈之爐以至據大方演宗乘其較著如是而機緣語句不少傳于世獨何歟當宮中之有妖也夫睿尊不亦有德之師乎精修三月而不能禳也此其為妖亦大矣及改詔師唯禪坐無事事而妖自消泯就便為千載上寺之

北齊書卷之六
卷之六
基譬如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即使寇醜化入吾聖
治之域豈不偉哉及賜宮為寺也其為榮亦大矣乃
俄而屬諸南院舍歸故山譬如游雲之去來大虛然
則榮之大妖之大自師之道之德而觀之若海一漚
然上皇睿知猶且勩之生死之際而其透脫自在
如是然則師之道之德之大尚何用其機緣語句載
在帝上者而揚摧是為耶大明之謚其亦與母氏姓
師之夢非相符與常也不敏敢竊取斯義叙瞻仰之
致併及在今之續緒系以銘曰
巍巍富士竦吾東方赫赫朝日升自扶桑偉人焉產

為徵為祥申呂降嶽未足比量良而止頂震則出光
靈氣夙鍾曦晶峰挺出教入禪洞徹自肯咨詢大方
萬里隣並法眼已圓燦破昏冥至尊屈尊道重九鼎
名必由實孰欺天聰朝則魔窟夕則禪宮如幻自在
固在掌中端居寰海四方靡風宿德義彥鉅卿明公
慧日倡道濟濟如林師居之最克嗣徽音譬如雲雨
起自龍吟德宇彌邵慈澤益浸承前垂後輝古騰今
繫大繫明無可抵敵潭北湘南黃金遺跡仰茲靈光
新茲丹碧半千雖故門風鳥奕碧落是碑奚假聲畫
河內四條暇楠公正行墓碑

嗚乎是為楠公正行之墳云方テ 元應天皇出居芳野也足利氏立ニ 延元天皇而奉之於是南北朝分北強南弱諸為南者多叛而歸北其為南終始不渝者獨稱新田與楠氏而新田與足利有隙實為亂階是其為南不足稱也已楠中將初奉詔豈置首舉義兵據孤城却天下之敵其功烈蓋居第一與義貞尊氏以私忿興勤王之師者異矣及尊氏自西海來寇中將有策不用卒戰死兵庫之湊川矣公時年十三從至櫻井驛中將以テ 天皇所嘗賜菊水刀與公叮嚀遺誠使歸河內撫親族殘黨待年之壯致身王事

已而尊氏送中將首公哀慟欲自裁母苦尼之及長仕歷二朝官至檢非違使左衛門尉兼河內守智勇不減父數出兵破敵尊氏病之遣高師直師泰帥兵八萬伐之公與弟正時族正朝等一百四十二人同盟誓神自決直詣行宮奏言先臣正成臨末也屬臣以討賊綏國之事臣雖幼銘於心矣恒恐終不得效尺寸而一旦病而就木也今賊率大軍來寇於是不能自決致命則上以失忠下以失孝此行也不能殲敵則臣請殲焉幸一拜天顏而訣言與泣下 帝親諭曰爾朕之股肱其可失乎可進而進可退而退慎

勿自輕辭出謁先帝陵過如意輪塔同盟各以鐫勒名於殿扉末紀倭歌一首又皆薙髮投于殿内眎自決也已而二高率大軍至陣于伊駒飯盛外山四條畷而公兵僅三千詔使中納言藤隆資援之其兵三千汎聚野伏輩號二萬為向飯盛山勢公則由四條畷而進直衝中軍固決死奮戰一莫不當百殺傷太多至馬創不可乘則又步而前縱橫衝突其心一欲獲師直師直在後軍自衛及幾逼上山高元裝師直服自號師直戰死以紓師直而師直終不獲也自辰至申連戰崩敵陣無數我軍亦死亡殆盡於是聚

殘卒負猶佯奔以誘師直師直不親使裨將追之公回戰所斬五十餘人餘兵敗走又逼師直迺使射手射之矢如蘆亂然甲冑以著體久稍輒中莫不貫而集於公身者五它將士皆創莫能興公忽呼曰事畢矣莫為賊所獲與正時交刺而斃宗族同盟並自殺其他士卒一莫生而反云實正平四年正月五日也公年二十六有子多門丸先天正時弟正儀仕有功名世稱楠氏三代其事實載在史傳茲不枚舉余嘗嘆以為使先帝用中將之策則無湊川之敗中原亦不失守也使公從後帝之詔可退而退則身不

喪而王室亦賴以存焉之二者豈非天哉抑公之明知皇綱之終不振不忍徒長逝於枕席之上耶其志誠可悲也唯是凜凜忠烈昭于千載而不泯矣公之墓在河內之六鄉乃為戰場跡蓋為南朝者封之且恐有所附焉其北方十有餘步四陲疊石頗高在田畝之際巋然尚存中有一楠樹老且大前立一碣所刻刊滅一不可識曾篤字士厚河內人也頃與有志者相謀欲立公之碑以圖不朽請余銘之余雖方外嘉其名實略叙其狀系以銘曰
身輕鴻毛名重泰山功泯志立維石永擊

三河渥美小松原東觀音寺碑

昔者 聖武天皇之御宇也天平四年壬申四月十八日行基菩薩詣熊野祠銳志專精以祈親觀權現之應身既七日忽聞閼宮有聲告曰我本身極樂之化主其在娑婆名觀自在海汝欲觀普門示現之容隨類化度之相當於三河渥美小松原之沙村則東之五更有一優婆塞騎白馬來其名曰馬頭太郎我歲散芥子十萬斛之福以成一切衆生之願也行基即悟東字則十八日之謂也尋來此地翌年正月十八日寅時在山麓祈念果見一優婆塞騎白馬來至

問其名則曰馬頭太郎行基喜躍前擁其馬優婆塞
輒指西飛去馬則忽化為一株木於是用其木手自
彫造馬頭觀音像作殿安焉後又感夢以餘材擬幢
幡立于前庭以誓不朽爾來千有餘年儼然存焉雨
露雪霜不能侵損凡詣至者皆所瞻仰也其寺號東
觀音寺舊住持者泯無傳焉中古轉為禪宗玉岫瓊
公受業無為學嗣法東谷杲實稱中興自是派屬妙
心系系不絕九傳至魯山意公寶永四年地大震民
屋皆崩災及山門於是舉村北徙十八町寺亦改作
其客殿天文年中戶田氏所造多寶塔者大永二年

藤田氏所建並皆遷安焉五年四月廿八日南風驟
起材木漂著岸趾者不可勝數曾無人檢認皆以為
大士冥化用以經營凡歷九年殿堂門廡全備如故
寶刹開曠佛宇壯麗實為東南一法窟焉因稱魯山
為遷興祖云 聖武以來封為勅願所屢賜宸奎藏
在山門凡守斯邦者世有檀信而券書存焉至 東
照神祖益厚尊崇定封額正法制賜符信 神祖
台廟嘗駕臨山門迨大阪之役命獻闡功爾後以為
恒例其鎮守則熊野大權現為首以至諏訪大明神
凡十八座云夫熊野神異固不可測而行基亦應化

人也一時際會為主為賓抑不出於圓通之境矣中興與開基同其諱辰而遷興與中興則月日俱同是其因緣亦非偶然也自遷興至今萬年曉公實五世矣叢規不弛日益旺昌乃請余作碑誌要勒石以遺後世原夫觀音靈蹤三十三所實為熊野權現所開演海內奉行絡繹不絕而又馬頭太郎機會彰彰如斯四蹄為一株一株為八臂為幢幡以烜赫乎千百世即所謂普門示現之容隨類化度之相其不在此乎稱為扶桑普陀洛山不亦宜乎東照神祖撥亂倡治德及四海戶田宗光築城茲土以昌子孫而大

洞如仲以建寶刹興宗盛化皆據闡功承靈託以成世出世之勲者謂之開運大士信不誣矣其慈眼視衆生福聚海無量諸蒙光被祛凶獲吉者古今不絕亦所謂觀自在海歲散芥子十萬斛之福者矣故采山中竹葉以秣病馬病靡不愈是其餘波即靈驗可知已吁信與不信在乎其人銘曰

南海寶陀此實其所靈蹤鬱興佛心御宇上好下甚以恢天緒一月衆水靡不錫予

善成寺上綱法師碑銘

凡人之所以競功利張聲譽烜赫於一世斯須變遷

終歸寥落之境者比比皆然是吾道之所以察乎缺
減而趣乎泥洹也何平巖氏之昔盛而今衰也方其
盛也位祿並進割據壯鉅又為善成寺大檀越我以
財施彼以法施因緣之厚固非泛常善成寺者弘法
大師所開覺鉞上人所經營山名寶珠鬱為一方靈
場而與平巖之城相鄰乃有若上網法師自其家出
焉師名真興字洞輝贈三位橘朝臣某之子女稱侍
從辨以承平四年甲午正月朔誕師于平巖城十二
剝染十六具戒初從興福仲筭究法相之旨後在善
成寺蒙荒神之靈示受密法遂謁吉野仁賀傳真言

之秘訣顯密兼綜為一代翹楚永觀元年癸亥十一
月二日於善成寺入壇灌頂登阿闍黎位一條天
皇不豫勅師修法有驗因賜弘法大師將來兩部大
曼陀羅二幅並大般若經六百卷長保五年癸卯任
維摩講師位寬弘元年甲辰正月任權少僧都奉勅
修最勝會講已歸于子島至十月十四日示寂年七
十有一一說師上生都率內院今子島有名天上松
者師嘗有誓詞曰不生不滅不離此土未來劫海利
益眾生子島在大和之高市寺號觀覺寺有自作像
于今存焉興福寺勸善院亦存師祀而密法兼焉又

北極遺草 卷之六
高野南院有師畫像而南院洎壺坂山安部山皆傳
師之密法謂之子島一流元弘元年辛未平巖敗于
鎌倉之兵族類離散終不復振子孫旋歸茲土綿延
至今當時事實遺趾猶歷歷可數有家譜十數卷皆
寶錄也至於善成寺因緣之厚及師行業其所紀載
亦歷歷可見平巖氏世為邑宰頗豪富不失故業是
其雖衰未衰亦豈所善之所感非所謂吾道所陰翊
者乎今吉房欲於寺中築上綱法師之塔請銘于余
其不忘本是可嘉也如師之傳著于元亨釋書此不
復贅而及其遺佚已銘曰

猗歟法師窮相明理纘緒先宗親覲慈氏啟迪後進
面現都史唯識觀成降伏魔魅吉野高野深探祕府
有顯有密如戴角虎子島一流輝騰今古善成遺蹤
利益是怙天倫所系建斯率堵真俗兩融永受皇祐
北海先生片君墓碣銘

君諱猷字孝秩姓片山修為片氏越後新瀨人故以
北海號家世為農父默翁母三村氏蚤亡君生岐嶷
聰敏比十歲族人某授以四書不二旬便通無誤句
讀皆以為不凡使為書生而僻區無師友之資年十
八遊學于京心無所可獨慕字士新先生之業而從

之先生亦器之使侍側未幾先生歿矣君益落莫無聊父亦挈家來就朝夕殆不給君辛勤克奉其驩學亦日進浪華有一二遊宇先生之門者因以招君遂占居浪華父亦因以終焉君為人閑靖寡欲不與世競未嘗以表襮措心然內充而外著名日藉甚海內知宇先生之業者莫不知君以故行束脩以上者比比不絕性好音樂善笛其伎蓋不下伶官云又嗜茶事有雅澹之賞君既閑靖無意乎當世然至於論經濟權古今辨事當否未嘗不察察中肯綮焉其與人交似簡濶方其有故也未嘗不輪誠而款是君之素

也泉之岡部侯每有朝鮮之聘例司浪華公館必用文儒供其應接於是欲辟君充其職而知君不肯宦苦以客禮名之君亦悅觀光之美也應之受其廩給嘗有言曰我雖貧我孰與吾宇先生之貧哉家人以君老且病請用帛易布被君却之曰吾嘗養親不能極輕煖之足於體今吾曷以是為因忽淚數行下其秉心也如斯寬政二年庚戌卧病彌留至九月二十二日卒距生享保八年乙巳得年六十有八葬城南之梅松院有遺文若干卷君晚娶河原氏先沒無子養平井氏名蘊者為後亦為存父之祀也已於是蘊

持其狀謁余志其墓碣余嘗從宇先生學文乃與君
相交四十年如一日也道雖不同於其所執未嘗不
相謀也凡有著作莫不相矚悅其同調今也則亡寧
無有無質之嘆乎哉且宇先生之門獨有君而今則
亡矣孰可志其墓者乃爾使余余也方外人何以文
為且余老於君五歲不圖後於君而志其墓也唯其
相知深且久莫余如也誼不可辭乃銘之曰
嗚乎北海萬里而南橋梓厥偕既安且湛存于此喪
于此復何招魂于彼

山興居士墓碣銘

江戸婦人櫻井氏保因北條鉉請于余曰父某死火
化奉遺骨久未葬心欲得勝區以圖不壞安房有鋸
山日本寺其山岨其地清曠有石造五百應真像使
父骨瘞在其傍吾願足矣幸獲師之文勒之念益不
朽敢請因按狀居士諱館字常翁姓櫻井自號山興
常陸人也祖寬父擔業繪事長門雲谷寺有僧等禪
者實雪舟九世而能畫適被水戶義公之名至遂就
而學焉擔生居士居士為入冲澹虛懷不事事獨潛
心丹青悉得其法既以為此何足以畫雪舟乎去遊
江戸汎覓雪舟圖跡及古名画靡不臨摸充盈筐笥

卒極精工成一家名藉藉乎都下矣寬政三年庚戌
二月二十一日病没于家年七十有六作桃源圖以
為絕筆云娶太和氏男二人一早夭一為僧名宗觀
女二人一在故鄉有家室一即保妻敬義生一女既
夫死女亦夭遂嫠居而養居士終其世傳丹青之技
所作不似女手亦藉藉有名居父後以姪曰絢為嗣
可謂女而克家者矣今之所請亦非凡也余嘉焉銘
曰

爰卜靈區豈青鳥是比唯心之工畫其亦在此
了義新川君墓碣銘

君諱世璣字在倩姓新川系自藤原乃日野家之庶
也和泉貝塚人其宗為卜半著于世父孔嘉母新明
氏有七子君居其長世業醫該練其術君纘緒技行
遠近諸乞胗治者屢恒滿戶外為人慷慨尚古傍信
佛乘性彊記多所諳與人談故究由疊疊不絕寬政
八年丙辰十月二十九日暴疾而終距生元文四年
己未正月三日享年五十有八葬于邑中上善寺妾
某有四男綱之統之純之緝之三女早夭一女未嫁
云余締交父子之間幾四十年君少余二十一歲乃
先余溘往豈不傷乎為銘其石曰

醫國能救天札胡為不永厥躬克了上乘之義庶幾慧命無窮

藏六橘生壽碣

民之有四工與商相去幾何夫不事農稼蠶織遊手為功乘時射利故君子寧為工不為商也若夫志奇技詭巧窅其工術其虛飾以競倍徒之直工寧不商也諱如橘生者能工乎工者歟橘生善篆刻前此芙蓉氏之篆刻妙名海內橘生學焉而不多讓其用刀也無剛無柔竹木金玉以至水精琥珀之類彫鐫莫不如意而無異於芙蓉氏之以石出也以故名藉藉

繼之近又為鑄制尤稱古雅辛亥春夏之交余客江戶生屢來見因言曰茂喬無似有何可不朽竊以末技慕君子之誼久矣儻藉師之筆苟得勒姓名於石何幸如焉余心可之生固不務學不事詞藻然察其為人朴直冲和操一技衣食不吝不吝善與人交未嘗不得驩心有似君子之為學者及余將西還人皆勸由東山道其意直以東海多川阻耳或復以東山之險且仄陋尼之生獨憇憇以為東山山水之勝何不一供吾師之行李焉已而歷岐蘇過諏訪諸所矚目果使我躍如於是乎知生之襟懷與夫事詞藻者

同其雅遠矣生名茂喬字君樹號為歲六武歲葛飾人王父道綜自伊勢度會而遷焉考道壽妣關岡氏生四男二女生其伯也娶園藤氏先亡無子取從子參為後生今歲五十有七此其來者未可識然其為人如斯宜其有以請于余也聞業已醵石以待其鐫刻亦不假它手云則事不可緩也卒銘與之爾六斯歲矣取於不朽存乎亡乎其真靈之壽耶

祭景先詰座元文

維壬子閏二月戊子北禪老衲某特用香羞之奠致祭于亡徒景先之靈曰烏乎汝之壯也未可死而溘

死使我老而不死乃歛汝葬汝設汝靈位治汝後事烏乎曷其奈何不哀也自汝之從我也貞諒純直節儉守約事我以誠交人以忠外似行簡內不失信行無玷而才可嘉也將以幹我之蠱克我之家奈何其先我而短折也大變之後拮据經營辛勤朝夕室屋既成什器略備將以佚我老而承我後也奈何後不能承而使我欲佚而不佚也自汝之遘疾也皆謂形役心勞難可救藥然亦未以必死是以醫治靡所不悉服食靡所不用心諸親朋義故相與扶助相與禱禳三寶亦靡所不至卒不見効日以彌留信所謂定

北禪遺草 卷之六
業不可轉者耶及自知不起向我殷勤謝恩叙訣我亦為諭以菩提行願令不漏失遂能正念以終自汝之歸土也愍遺一老焚焚無依視汝手迹檢汝衣服把汝器玩于室于庭莫不彷彿乎音容夢耶幻耶嗟般若之明固無來去汝死非死我生非生情之生於性猶波之起於水即情即性即波即水不生而生不死而死哀則哀矣明則明矣是以諭汝菩提之行願所期在涅槃之岸而已汝其識諸茲具菲薦申以斯詞器汝所造蔬汝所種烏乎尚饗

北禪遺草卷之六

